



# 电话号码

□董改正



本版制图 潘刚

深夜打车回家，司机是个善谈的人，不知怎么就谈到了电话号码。

“很多年前了，我有个好号码，尾数跟我的车牌号一样，9158。”他身子不动，微微侧过脸来，脸上表情丰富。

“这个号码真不错。”我真心地恭维他，“你也是个不简单的人。”

“但是，”红灯了，他迫不及地转过脸来，脸上挤满了笑，“我把它报停了，你猜怎么回事？”其实他根本不给我猜的时间，说：“我每天都接到无数个电话，都是来要债的。你不知道……”

这时，绿灯了，他意犹未尽地回过车去开车，一边开一边说：“你不知道啊，有的一开口就骂人，有的一开口就威胁。现在你该知道了，这人原

来一定是个大老板，许多人相信他，给他融资了。现在他一定是破产了，债台高筑，跟老鼠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躲债，可怜！想想，富贵如浮云哟！”

我也感慨万千。这个号码能被他人轻易拿到，是因为那个曾经的成功者放弃了它，然后继用者不堪其扰，像他一样弃用了。估计再过一段时间，这个号码才会安定下来，成为身份或幸运的象征。

2005年，我给晓初发信息，想告诉他我在南京，离中华门不远。那时候还不是智能手机，我也没有QQ，发的是短信。

回复很快：“真的吗？谢谢你替我来到南京。不过，我不是你的晓初，嘻嘻！”我这才发现，我把138写

成了139。因为这个错误，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她住在马鞍山，喜欢旅行、摄影、读书、写作。她给我寄过书、她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给我孩子寄过零食，还给孩子妈妈寄过一种叫“金菜地”的腌制小菜。她与我几乎成了通家之好，这个美丽的错误让我感觉到人世

间神秘的美好。

2008年奥运会时，我给她发信息，告诉她我在北京，离鸟巢不远。我很快接到她打来的电话，接听却是男声：“你是谁？”她先生的声音我是熟悉的，不是他。我错愕的瞬间，他说：“以后别给我发了，这个号码是我的了。”他“啪”地挂掉了电话，留给我一片空寂的苍茫。

一刹那的恍惚。一个号码，一个人，一个世界。

我的第一个电话，是书友老下帮我办的，每月交50元，一年后手机免费赠与。一年后，手机差不多坏了，我就免费又换了另一部手机，号码也不得不跟着换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原来那个号码还在不在，如果在，那么拥有这个号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我有相同之处？我很想跟他聊聊。

我说：你好，这个号码是我以前用过的。

他回：哈哈，欢迎前主人故地重游，敝姓贺，祝贺的贺。

他跟我完全不一样。他是一名商人，做着国际贸易，他的妻子是全职太太，在家带3个孩子。他是在回国途中的动车上回复我的。他说年轻时爱过一个女人，但是却因为追逐

商业利润，终于把她弄丢了，不知道她现在住在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屋檐下。

我感慨。他笑了，说：电话号码是数字组合，时间也是，但它们都不会真正消失，一定有一个房间，藏着过去的信息、温度、爱情和生命的希望。时间冲淡不了，手机删除不掉。

今年，我再发信息，他没回。打电话过去，温柔的女声提醒我：你所打的电话是空号。我仿佛看见一个孤独的山洞，风吹着它，发出单调的声响。

世上有许多这样的山洞。



## 打是亲骂是爱

□肖遥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如果放在今天，可起个外号叫“曹怼怼”，没有她不想的人，没有她看着不顺眼的事。她的坏脾气缘于她被压抑的情欲。尽管她和小叔子季泽谈此动心，可曹七巧请季泽帮她卖田地，只因季泽对买主们的名字脱口而出，她就怀疑他在谋算自己，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她端起盖碗来吸了一口茶，舔了舔嘴唇，突然把脸一沉，跳起身来，将手里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滴溜溜抛过去，季泽向左偏了一偏，那团扇敲在他肩膀上，打翻了玻璃杯，酸梅汤淋漓漓滴洒了他一身。”

亲密的人之间，堆积了太多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隙，彼此即便不说话，一个表情也能激怒对方，外人看着不是事儿的事，在他们之间或许会勾起新仇旧恨。《围城》里方鸿渐夫妇失业后回到上海，遇到方鸿渐的前任苏文纨，结果遭遇了苏小姐的奚落和冷遇，夫妇两个都有了委屈和自卑，只好以吵架的方式爆发，乃至都认为自己“瞎了眼晴”。

情人们往往是无意识地不断撩拨爱情的伤口。从一种状态突然转到另一种状态，令你猝不及防。刚才还是含情脉脉，一转眼就变得冷语冰人，或一言不发，或一走了之，林黛玉最会使这招了，堪称气人小能手。在现代情侣之间，林黛玉式的“呕人”“耍小性子”叫“冷暴力”。“冷战”也不仅仅是撩脸色、撇凉话，还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摔门而去，把对方晾在原地……情人们不管怎么吵架，潜台词都指向“你心里有没有我”。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他们用爱的敏感、疯狂、执着，来确认自己是否值得被爱，确认自己的生命在另一个人心里是重要的存在。

除了这些简单的倾泻情绪垃圾的方式，还有一些是需要技术含量的，这些方式更加难以察觉也更容易伤人。比如从一个严肃的话题突然跳到另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或故意对话题之外的事物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为的是巧妙地打断谈话，夺取话语权，使得对方一切言语陷于瘫痪。塞林格小说《弗兰妮》里的弗兰妮和男友约会，男友提议去威里那里“喝一杯”，弗兰妮故意说“我连威里是谁都不知道”，男友很气愤，“你见过他至少20次了”，弗兰妮说：“好吧，不管我走到哪里总能遇到一堆威里，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歇歇脚，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始告诉你关于某个住在你寝室的女孩的八卦新闻；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问我暑假干了什么；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拉一把椅子，跨在上面，然后就开始胡吹海侃……”这种聊天听上去很平静，实际上充满了歇斯底里，把对方引入一个死胡同，使其既不能摆脱这种困境，又不能在里面安身。就像囚禁在笼子里的人，既不能直立，又不能躺下。

真正不爱的时候反而是吵不闹，但后果更严重。麦金纳里小说《覆水难收》里的美女阿曼达的丈夫说：“当你隔着早餐桌望向她时，她的眼神常常仿佛是穿过了公寓的墙壁，越过了大半个非洲，望向中部大平原，就像是她把什么遗漏在那里了但又想不起来遗漏了什么……你怀疑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向往什么。她一度把结婚视为最高向往，但等你们结了婚，她又开始渴望别的什么。”果然，几个月后，她就消失了，她丈夫收到的是律师的电话，说她不想再回来了。



## 拆蟹粉

□王惠利

每年一到农历九月上旬，膏厚体肥肉丰的大闸蟹，便成了乡人最惬意的味蕾享受。

有关大闸蟹的鲜美，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持异议。清人李渔就曾说过：“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但这位老饕同时也提出：世间好物，利在孤行，烹饪螃蟹一定不能破坏它的形体，整只清蒸，边剥边吃，才能鲜美不流失。私以为，他老人家若是尝过一流黄澄澄、油膩膩的蟹粉，多半不会下此结论。

蟹粉，也叫“蟹油”，乃蟹肉、蟹黄用猪油“炼”成的蟹味绝响。它是乡人为为了能长时间品到蟹香，巧思出来的“存蟹防饥”之法。而对于我来说，蟹粉还承载着不少幼时的记忆。记得过去一临蟹季，外婆就会照例买上几斤大闸蟹，回家熬一罐蟹粉。然正所谓“美食来之不易”，熬蟹粉的工序写出来可能只有几步，真做起来却极费时。其中，最麻烦并非是“熬”，而是熬之前的“拆”。

拆蟹粉对于蟹的要求不高，断蟹腿的亦可，只是以雌蟹（蟹黄是蟹粉的主角）为好，且重量控制在一两至一两半之间。大了则刺嘴；小了太麻烦。

与拆蟹粉的复杂程度相比，所需工本却显得异常简单：两根用竹筷削成的签子外加一把袖珍榔头。如今想想，仅仅凭着如此简陋的器物，外婆居然能把蒸好的大闸蟹，剔得肉是肉、黄是黄、壳是壳，巧工之技，简直不可思议。

印象中，外婆先将蒸熟后稍稍放凉的蟹搬上桌，而后系上围裙，心平气和地坐到八仙桌上，先一掰断蟹足和蟹螯，置于边上，再扒开蟹壳，把一团团橘红色、被林黛玉赞为

“壳凸红方块香”的蟹黄，用竹签剔出来。之后握住蟹身，摘去蟹胃，一掰为二，用竹签仔细地将蟹肉一丝丝从身子剔出，舍不得留下一分。

肉花翻飞间，玉白蟹肉被簪簪地剥离出来。最后，就该处理下那蟹壳和蟹足了。大闸蟹的两只蟹腿肉不少，逐一将之敲破，剔出蟹肉，至于蟹足，从关节处掰断，便成了两头通的管状，用更细的小竹签一捅，瞧，一条完好的腿肉便出来了。

等到将桌上螃蟹拆卸完毕，便可进行下一步的熬制了。把蟹肉连带蟹黄一并下到已用葱姜焯过的油（最好用猪油）锅中，小火慢熬。边熬边不时用铲将蟹黄碾碎，并添适量盐调味。至蟹肉泛出微黄，蟹黄的精髓渗到了油中，锅里浓香一片时，这蟹粉就算熬成了。俟其凉透，存入罐中。

家里一旦有了这罐集猪油香和蟹鲜于一体、口口销魂的尤物，以后无论用之烧菜、煮粥，还是裹馄饨，放到哪里鲜到哪里。即便最简单地下一碗面，挑入些许，味道都会产生质的飞跃。奈何当时受条件所限，等闲吃之，须得等到过生日时，才会有此特殊待遇。

自从外婆去世后，家中就无人熬蟹粉了，真想吃了就上饭店。现在的人怕麻烦，直接吃蟹都嫌麻烦，更不要说拆了。

直到去年，有朋友送来不少大闸蟹。一时吃不完，我便寻思着，是否按记忆中当年外婆所用之法，拆些蟹粉出来。

惜乎，本人实在未将外婆这套拆蟹粉的技术学到家，总有边角拆不干净的地方，不免一边拆，一边吃。到最后，索性将掰下的蟹蟹也颇为自然地放到嘴里，嚼嚼、尝尝……边做边品，倒也其乐无穷，顺便也算重温一段儿时的回忆吧。



## 我是你的眼睛

□陆小鹿

今年，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诞辰120周年。

七月末，他的遗孀玛利亚·儿玉女士，带着130多张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的照片来到上海，举办“博尔赫斯的地图册”旅行摄影巡回展。

一身白衣白鞋的儿玉女士，戴着硕大的墨镜和波希米亚风格的手镯，看一眼便知是个有故事的女人。

12岁时，她认识了博尔赫斯，49岁那年嫁给了他。晚年的博尔赫斯双目失明，儿玉就充当了他的眼睛，陪他云游四方，足迹抵达爱尔兰、伊斯坦布尔、威尼斯、雅典……拍下很多富有生活气息的照片。

没有PS，谈不上什么摄影技巧，也不介意拍得美不美、帅不帅，只是用镜头真实记录下旅途中的种种惊喜。大多数时候，他们拍晨昏、宫殿、树木、花园、人们……偶尔，作为旅行者本人，他们也不可避免会被镜头摄入，于是我看到了和旋转木马合影的博尔赫斯，坐着热气球在天空中飞翔的博尔赫斯，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个拄着拐杖，眯着眼睛不知在看什么的博尔赫斯……

展会上，我最喜欢的一张图片，摄于意大利。年远的博尔赫斯闭着眼，坐在石凳上休息，调皮的儿玉折了截树枝，作势放在他的头顶上。充满爱意的捉弄之感溢出图片。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博尔赫斯会那么喜欢儿玉，因为他俩都有孩子气的一面。儿玉曾满怀“怜爱”地这样写他：“巴黎让人想起你还是个固执的小孩，关在旅馆的客房里一面吃巧克力一面看雨果的书。”这哪里像是写给一个耄耋老者的呢？

1984年，85岁的博尔赫斯将这一路的旅途感想，以诗歌及札记的形式，写成了书，取名《地图册》。很难想象，若无儿



博尔赫斯和妻子儿玉在意大利

玉的陪伴，一个失去视力已久的老人，如何能走遍世界，并用文字描述了这一片风景。

序言里的一段话极为精彩有趣，博尔赫斯形容旅行就是发现，人人都是发现家。他说：“开始先发现苦、咸、凹陷、光滑、粗糙、彩虹的七色和字母表上的二十几个字母；接着发现有脸庞、地图、动物、天体；最后发现怀疑、信仰和几乎完全确定的自己的无知。”

结合本书内容，再去看看展会上图片，就能对博尔赫斯的旅行世界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博尔赫斯写日内瓦的奶油圆球蛋糕、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角、冰岛的旅馆、克里特岛的迷宫……视角有大有小，每篇

篇幅都极其短小，然而思考的空间很大，处处充满博尔赫斯式的梦及反思。能否读懂博尔赫斯，靠的是灵魂的本能。

《地图册》的后记是儿玉女士写的，情深意切，看得我两眼湿润。他早已在天堂，学习宇宙的语言。那里不是图书馆的模样？有炽热的诗歌、美和爱？她则在重温那些有他陪伴的日子，越来越接近他。但愿某天重逢，再次携手，长相厮守，地久天长。

而我呢，一个遥远的东方读者，在七月骄阳似火的季节，试图通过《地图册》以及他们拍下的这些图片，走进博尔赫斯的精神世界，通过他的方式，来重新感知和解读这个世界。



## 绿皮车的江湖

□青丝

坐过绿皮车的人，大都又爱又恨。恨的是人多，车厢里男女老少、小偷、逃票的人、见缝插针的小贩，到处弥漫着茶叶蛋、泡面和臭袜子的味道，世间百态尽在其中。爱的也是人多，就像一句存在主义格言“不冒险、无所不得”，从水泄不通的车厢，面对面的卡座，也能见识到形形色色的人，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

绿皮车还是最好的生活课堂，能助人快速成长，治愈矫情的臭毛病。我第一次乘车，看到有人上上车后就把座位底下的一钻，直接躺在地面上睡觉，心想打死我也不会这样做。晃晃荡荡中，我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满口的牙全被震松，尤其嚼东西时，那股酸爽劲，把之前的心理优越感一扫而空。还有一次我嫌车上的盒饭太糟糕，忍饿不吃，以为挺一挺就会过去，不料引起了低血糖，冷汗直冒，幸亏旁边的人发现我脸色不对劲，拿出一包方便面给我应急，才缓了过来。

凡有人多的地方就有江湖，车上也少不了算计和钩心斗角。我见过两个年轻人为了争座位，互不相让，冲突一触即发。但戏剧性的是，一人从背包里抽出一根弹簧臂力棒，握住中间位置，很轻松地压弯几下，然后挑眉地递给对方。另一人看得目瞪口呆，理智地选择了退出，拎着行李到其他车厢找座位去

了。整个过程就像斯洛文尼亚电影《乘火车去旅行》，没有一句口角，于无声中就化解了争执。

但车厢里再拥挤，会聊天的人也很容易交到朋友。我有一个熟人，每次坐车都会带一本《诗经》或《史记》，遇到没有座位，他就向那些看似大学生或文艺青年的人靠拢，然后蹲在旁边捧书作苦读状。通常不一会，就有人主动搭讪，经过一番交谈，便会有人给他让座。甚至连外国人也学到了这一招。彼得·海斯勒的《江城》提到他从新疆返回四川，没买到卧铺票，在车上跟几个大学生聊天，亮出自己的外教身份，也如愿获得了一个挤出来的座位。

绿皮车上既有粗俗鄙陋的庸众，也有心机深沉的老江湖，和这样的人交谈亦相当于一次交锋。我曾与一个官员闲聊，问他手下管理有多少人。他故作谦虚地答，很小的单位啦，又多少人！我那时少不更事，又继续追问，至少也有一两千吧？对方这才得意地说，一万多人！看得出来是在故意下套，就等着我发问以便炫耀。奥古斯丁说：“世界是一本中书，不旅行的人只看到其中的一页。”到了今天，再有人用类似的话术，我就有了经验，会顺势岔开话题，不给机会让他说出最想说的话，活活把他憋死！

有人说，坐绿皮车就像患恋，明明是受虐，却又令人体验到一种另类的快感，久了甚至还会很怀念。这是我听过对坐绿皮车最形象、也最精妙的评论。



## 朋友老庄

□李晓

老庄是我交往了二十多年的朋友，原生态的交往。

老庄是写小说的，有时他觉得寂寞了，就溜到我家来，遇到我有事，他就一个人在客厅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打起了呼噜。醒来说，自己去厨房煮了面条，他熟悉我家那些放作料的瓶瓶罐罐，吃了后就独自回家。卧榻之侧，响起老庄的鼾声，我不觉得是威胁，相反，是放松安宁的舒坦。

其实起初，我和老庄的交往，也有怩怩的时候。我这个人，一般不轻易把灵魂和盘托给对方。这就好比你给一个人削苹果，那人后来却把削苹果的刀，拿来刺你的肉，刺你内心最疼痛的地方。是有一次，我和老庄去泡澡，那时老县城里还有澡堂，烧煤，锅炉里滚烫的水顺着墙壁管子流下来，弥漫的蒸汽让老澡堂很是温暖。我和老庄在澡堂里赤裸相向，在池里泡了一会儿后，我俩相互搓背，给他搓出了身上好多泥。我给老庄一把瘦骨头搓着搓着，心里升起了同情，我说，老庄，而今也不缺粮缺肉了，你得多吃点儿，看着你这把瘦骨头，就担心你还能熬多久。老庄哈哈大笑说，我是个铁骨人，喝猪油也不长肉啊。

那天泡澡后，我请老庄去一家老馆子

里吃了猪头肉，他吃了满满一盘子，接连打了几个饱嗝。自从那次泡澡后，我和老庄的友谊变深了，变自然了。后来我发现，两个男人的友情，可以在澡堂里水到渠成地深化。

俗话说，朋友之间，交往有例，才能久而久之。不过，我和老庄是个例外，我们隔三岔五就在一起，一喝就醉，或滴酒不沾埋头喝酒，或胡言乱语或沉默寡言。我和老庄的交往，就如水流到水里。

老庄写小说这么多年，一直籍籍无名，他就是爱好文字这个东西，好比我隔壁老卢，喜欢深夜里起来唱京剧。不过，老庄一旦喝高了，也表现出蛇吞象的狂妄。有次，当着本城文坛几个老哥，他大发少年狂，夸海口说自己用不了两年，要写出惊世作品来。很快，就有了关于老庄人品恶劣的传说。我懂老庄，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心里藏不住话。

我提醒老庄，你得学一学老城墙，厚重一点，城府一点。老庄说，人生几十年，匆匆过客，有啥需要城府的。我觉得老庄说的话也有道理，不要把简单的人生搞得那么鬼鬼祟祟的。

老庄五十三岁生日那天，他找我喝酒。他刚割了痔疮，只能喝点红酒。但那天他喝点红酒就感觉喝高了，竟喝哭了。老

庄说，圈里的人，都在议论他的人品问题。我安慰老庄，你的人品是你的事儿，与他们无关，他们常议论你，是在心里放不下，是一件该祝贺的事儿。我举例说，我们议论你的人品的事儿，有好多是夸大其辞的，比如说你有次酒后在大街一棵树下拉尿，某人夸大说你是在拉屎，别人说什么，那是别人的事儿。

我告诉老庄，我上周和一个从事心理学研究的朋友聊天。那人告诉我，一个人在说起别人的缺陷缺点时，都有一种心理满足，有时也是一种心理需要。比如一个瘦子在议论田径运动员时，说到的有运动员一旦老了，骨骼就会加速衰老，瘦子就有一种心理补偿。我还举例说，我有次在家看模特大赛，看到那些美若天仙的女模特，啧啧称叹。这时，老婆“啪”地一下就关掉了电视，等会儿，她又开了电视，对模特开始挑剔，说某模特胸部扁平，某模特眼睛是整形了的。我指着另一个模特说，这个必定也是后来整容了的。老婆开怀大笑，此刻，我和她都有一种心理满足感，她们也是有缺陷缺点的人。

老庄听了我一番话后，哈哈大笑。从此，他是个更快乐的人了。我心里上很需要他这种人在我身边，笑容荡漾的人，屏蔽了有心理阴影的人。



## 咸盐碎语

□李季

跳着去，蹦跳着回。打的是那种散称的大粒盐，常常还有大盐块，回去要用刀背砸碎，再装进盐罐子里。村里家家都有盐罐子，和油罐子并排放在一起，是烧制而成的瓦罐，黑乎乎的，只有罐底是土黄色的。油罐子里装的是自家炼制的猪板油，凝结成一体，需要时用勺子挖。取盐则是直接把手伸进盐罐子里抓。我们说一个人倒霉了，有一句很形象的话：“人霉点子低，盐罐子生蛆。”这世上很多人一辈子都点背，谁也没办法。

小时候听评书《瓦岗寨》，说程咬金卖盐劫掠皇杠，可见也是个违法之徒。中国实行食盐专卖自春秋时期就开始了，管仲被认为是中国食盐专卖政策的创始人，大抵是为了保障政府税收。西汉有一部重要的史书《盐铁论》，是桓宽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整理的史书，不仅涉及盐，还涉及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古时就有盐务官，《红楼梦》里林黛玉的父亲林海就是“盐课御史”，官阶不低。据说，古罗马帝国曾把盐作为军饷发给士兵，可见盐在古罗马也

是被管控的，很珍贵。前一段时间系统读了范稳的《藏地三部曲》，其中《水乳大地》讲述了藏东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各种宗教的争斗与交融。故事发生的几个主要地点就是：左盐田，右盐田。作为生活的必需品，盐巴，都是靠那些在茶马古道狂奔的康巴汉子运送的。

中国“盐”有关的地名非常多，江苏有盐城，浙江有海盐，河北有盐山，宁夏有盐池，西藏有盐井，云南有盐津，四川有盐边，广东有盐田。郑州管城区有个社区叫晒滩，紧邻老城隍庙，挨着商城遗址老城墙。古时这里地势低洼、土壤碱性大，遍地都是盐粒儿，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外地流浪来的人多居于此，靠刮碱土熬晒晒盐度日，慢慢地这里就被叫做晒滩。我在晒滩曾住过两个多月，那时候公司在晒滩附近，每天早上从古城墙下走过，大有沧桑之感。城墙下有几排仿古建筑，经营文物、字画，阳光照在琉璃瓦上，明晃晃的。那已是十年前的旧事了。